



謝 冰 心

在我的記憶裏，姨母是最美的女人。

皮膚又白又嫩，完全像嬰孩的面孔似的那麼可愛；眼睛雖然不大，可是很有精神；眉毛稀少不濃，有時她用燒焦了的細柳枝兒畫上幾筆，倒也非常好看。她的小脚比母親還要短半寸，但不像我妹妹走路時的東倒西歪；她說起話來時，輕言細語，聲調非常優美，我愛聽她唱：「十月懷胎娘辛苦，爲子難報父母恩」的懷胎歌。她對於穿衣服非常注意，家裏雖然窮，但決不讓小孩子穿破爛的衣裳，老是洗得乾乾淨淨的，從不露出破洞來。有些生來懶惰的女人，一定要等襪子露出指頭來了才去補牠，姨母不然，每次摺疊衣服的時候，總要檢查一次有沒有破洞，有沒有掉扣子；鄉下人穿衣，很少用熨斗燙的，姨母每次在衣服快要曬乾的時候就收下來，以手理平，用一塊潔淨的布包着，然後再用襪子壓平，穿起來，和熨過的一模一樣，她的脾氣特別溫柔，從來沒有打罵過兒女，遇到孩子不聽話；逼得她非發脾氣不可時，她惟一的方法，是躲到睡房裏去默默流淚。

外祖母老年，一雙眼睛失去了光明。她沒有兒子，只有三個女兒，我的母親居長，二姨母生下一個男孩也永別了人間。姨母和我的母親感情特別深，真是相依爲命。姨父也是個最忠厚的人，他喜歡抽旱煙，喝幾杯酒，性情完全像姨母，也從不打罵孩子，他的職業會做過學校和教育局的收發，傳達。後來生活越來越艱苦了，大兒子出去當兵，五六年沒有消息，有人說他打死了，有人又說他升了排長，老二也是個男孩，他學哥哥，在一個暴風雨的晚上突然失蹤了，最小的是表妹，長得和她母親一樣美麗，性情也很溫柔，不幸在她六歲的時候就患傷寒死了。姨父和姨母老來遭遇到這種種的不幸，真是淒慘萬分！每次到我們家裏來，總是勉強露出笑容和來看她的人應酬，說也奇怪，姨母和姨父兩人，好像都有一種魔力似的，無論他們到那裏，總有一群人圍繞着他們。姨父的口才不如姨母那麼好，但他看的書很多，尤其一部聊齋上的鬼怪故事，他記得清清楚楚，孩子們最愛聽鬼故事，都又害怕鬼！遇到這種矛盾的場合，姨父老是用這幾句話來鎮這些孩子們的心：

「鬼最怕神，也怕正派的人。我們是好人，鬼早就躲得無影無踪了。」

這時候，孩子們睜開眼睛向每個人的臉上掃射，如果遇到有平日和他們吵過架的，他就借題叫他出去。

「不許他在這裡聽故事，他是壞人，會把鬼惹來的。」

「不會不會！鬼怕善人，我們有這麼多好人在這裏，牠絕對不敢來的。」

姨父這麼一說，孩子們都伏伏貼貼地再也不敢鬧了。

我佩服姨父和姨母兩人的達觀苦，絕不在別人面前說窮，也不唉聲嘆氣。生活已經窮到不能舉火的地步，他們也不向人家告貸，母親是知道他們這種苦境的，所以老是叫長工每月送些米，油，菜去，姨母從來不讓長工挑着空籃子回來，總要放一點她自己親手做的點心或者蔬菜在裏面，例如紅薯片，鹹蘿蔔，醃芥菜等等。姨父在教育局當收發當了十多年，後來突然有一天他挑着鋪蓋回來了，原來換了新的局長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連小小的收發都不能保留，姨父只好降級在另一個中學裏當傳達。

「職業無貴賤，只要我能做些對別人有好處的事，幹什麼都可以。」

這是姨父的處世哲學，也是父親常常拿他來教訓我們的。

「青年人千萬不要好高騖遠，不要貪圖名利，要能樂道安貧，人生在世，應該以服務別人爲目的。你姨父是個有修養的大好人，你們都要拿他做模範。」

老實說，那時候我和哥哥並佩服姨父，總覺得他太過於忠厚，沒有本事，老幹着收發，傳達，未免太沒有出息。現在想起來，我們那時的思想的確太幼稚了，「知足常樂」，姨父其所以沒苦惱，整天

過着很快樂很坦然的的日子，是有原因的：因爲姨母從小信仰佛教，她和母親一樣，生平敬仰觀世音菩薩，每次到我家來，先要洗手燒香禮拜觀音大士後，才從簾子裏取出一些糖菓來分贈給我們，姨母過去是和我的母親一樣吃花齋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佛祖、觀音以及其他諸佛菩薩生日的時候吃素，後來得到兩個孩子都健在的消息了，她就發願吃長齋。

也許因爲姨母流淚太多的原故，她的雙眼幾乎快要到瞎的地步，我們都替她擔心，她却滿不在乎地回答我們：

「沒有關係，即使瞎了，只要佛在我心，我所看的和我心裏所想到的一切，都是光明的。」

抗戰時期，我有一半的歲月，消磨在前線，對於家裏的親戚故舊，很少通信，後來等到我在三十二年回到故鄉爲先父母掃墓時，才知道姨父母都已先後逝世。我當時的傷心，也好像死去了父母一樣，我默默地跪在觀世音菩薩像的面前，祈禱父母，和哥哥姊姊，祝她們在西天安樂。

一直到今天，我還供奉着觀音菩薩的聖像，每天看到她，就好像看到我的母親和姨母一般，能得到無限的安慰。

謝冰瑩女士爲本刊編輯委員會委員除聘書另發外特此小啓

茲 續 聘

菩提樹出版社